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戰國策韓卷第八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

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

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城皐榮陽潁川之崇亮

康子

補曰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

皐

補曰見秦策

韓王曰成皐石澗之地也

澗言甚無積澗

所澗也

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

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言地

薄鄭人不備

言地險寡足破衆

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

正曰取鄭在哀侯二

年王曰善諸稱王皆非當時語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

臯始大

烈侯

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
當云
景侯虔子元年史列侯取列列通

韓傀相韓

補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今註本無俠古俠反累力追反韓非子

傀作廐藝文類聚引作韓傀今按傀字呼乖徒回姑回矩鮪戶賄等反不一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訛轉說又

見後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同政正舉韓

傀之過韓傀以之

猶以此

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

解

以救至得解

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

軹之里名深井里在懷州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

齊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

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

補曰一本子欲問曰姚同

子欲

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

薄猶迫

奚敢

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

補曰一本具仲酒觴姚同

仲

子奉黃金百鎰

仲子遂字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

補曰索隱引高前爲聶政母

母

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

補曰一本固謝史姚同

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

得甘脆

肉之肥美者美也脆小栗物易斷也

正曰說文甘

以養親親供養備義

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

辟猶屏闕去之

因爲聶政語曰

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

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

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斗大半斗春米

一斛曰糲補曰一本夫人史姚同韋昭云古者尊大以

軀爲夫人又或作大人糲落蓋反又力制郎達二反以

反足下之謹補曰一本交足下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補曰一本居市井者

母在前在史姚同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井者

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

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

淺鮮矣史姚同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

壽我義不受補曰一本我雖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睚眦之意

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音匡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

補曰

師古曰睚

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反眦士懈反眦目貌

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可默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

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

補曰漢濮陽縣屬東郡春秋時

也帝上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

親不幸而死

補曰一本無而死二字姚同

仲子所欲報仇者

補曰一本仇者

為誰史姚同

誰得從事焉

補曰一本無此五字姚同史有

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韓傀

補曰一本韓相傀姚同

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設陳也補曰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

臣使人刺之

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

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

事泄易聞

補曰一本韓

二字姚同史有○司馬貞引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云云今註本無

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

得失

謂相可否

生得失則語泄

補曰

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今

本無此文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也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

仗兵器也蓋以劍爲兵正曰仗執持也

韓適

有東孟之會

東孟地缺高註東孟地名今本無

補曰

索隱引

韓王及相皆在焉

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

補曰

一本無侍字史姚同

聶政直入階刺殺

韓傀

補曰姚本無殺字

韓傀走而抱

補曰

元作哀下同

哀侯

按肇侯策及傳皆言

哀侯而記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爲誤年不可移也

補曰說見後聶政刺之兼中

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

補曰一本無擊字姚同史

有因自皮面

去面之皮

補曰

索隱云以刀刺其面皮欲

其皮

抉眼屠腸

扶排也

補曰

史作決

遂以死韓取聶

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

縣金募

久之莫知誰

補曰一本誰子

史姚政姊嫫

補曰

一本無嫫字姚註劉有嫫么莖反史作榮

聞之曰吾弟至賢

補曰姚本無吾字

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

言往哭自

吾意

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

矜自持也

是其軼賁育

軼車相

高成荆矣

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

補曰

姚本而高呂氏春秋豫讓

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

今死而無名

不顯王而周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人也

不顯其名

夫

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

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

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

列義列可陳
補曰一本非獨政之

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姚同

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

菹醢之誅

菹醢菜也言剉斷之如此
補曰周禮註疏菹菹之類菜肉通稱全物若腓為菹記文醢肉

醬以揚其名也

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使累刺客傳有彪謂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

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

志惜乎遂編徧徧細人耳政不幸謬為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

乎哀哉

補曰

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

韓相俠累

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

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使累與哀侯之弑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

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策曰策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聶哀侯而殫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旣弑其子懿侯卽立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旣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卽韓嚴也若山卽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嚴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廢遂下註哀侯以韓廙爲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史遷作刺客傳失在獎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獨爲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爲孝乎非有夙昔之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如韓之於子房以欲報仇

之故厚己而使爲不義得爲知已乎鮑陳說區區他矣
補曰姊嫫之死蓋兄弟之義策述其言以爲不愛身以
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
也史記云向政知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
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
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嫫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
情子政得嫫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猶
免世俗之失也

昭侯

莊侯子元年顯王
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
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補曰史申不
害者荆人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
干韓昭侯用爲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

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與

耶趙

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

思之

惟亦思

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

人臣者言可必用

可豈

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

以事

補曰一本各進

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補曰此術之最下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

仕其從父兄以官

昭侯不許也申子

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德子之謁而廢子

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

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德乎

此如此補曰此當屬下句

讀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爲趙元作楚楚補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

鞏洛並屬河南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註商今上

洛是也補正義云商阪即商山在商洛縣南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

洧水出潁川陽城潁南有陘山見前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倣真訓註谿子國名夷名又谿

子陽匠名徐註少府所造時力距來徐註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

謂弩勢勁利足以云云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步蹙百

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箭中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彪註冥山在相州北汝南吳縣

有棠谿亭修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

陽鄧耶猶云洛師榮陽有馮池正曰朔州北非韓地餘

見龍淵大阿有歐治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作劍風胡

下龍淵大阿有歐治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作劍風胡

見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正曰修務訓

註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合伯史作合正曰修務訓

山膊註曾無伯字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正曰修務訓

人於馬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正曰修務訓

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正曰修務訓

鄧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膊等未詳正曰修務訓

馬牛水擊鴈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鞬正曰修務訓

屬鍔大口釜蓋鑿如之鐵幕革抉正曰修務訓

補曰韻書鞬鑿首鏗也鐵幕革抉正曰修務訓

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以革爲射決正曰修務訓

拾傳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正曰修務訓

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卽拾正曰修務訓

以爲一物蓋據說文韞射臂決之文也正曰修務訓

與敵同所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正曰修務訓

伐卽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當正曰修務訓

惜陰軒叢書

幕革抉拔苟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
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
屬無不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破堅甲蹠勁弩帶利劍
具之文無不畢具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
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
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畢今茲効之明年又益
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
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
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補曰正義云
雞口雖小乃

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

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

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

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楚

補曰字誤史正作趙王

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傳在燕趙後云宣惠王今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八趙

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註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以辨爲雞口牛從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雞口牛從謬誤也
正曰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三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按史年表是歲韓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爾鮑序次非○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口不爲牛從口雞中主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

昭侯子元年顯王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樛留

韓人作樛監

補曰

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事記

監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

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

齊事見哀十四年

魏兩用

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

十三年相儀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

此豈為秦良造儀為客卿時魏以事聽之邪**正曰**大事

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

儀留衛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

是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

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云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

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

補曰